

纪念周克芹诞辰80周年

周克芹纪念研究文集

四川省作家协会 编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纪念周克芹诞辰80周年

周克芹纪念研究文集

四川省作家协会 编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克芹纪念研究文集 / 四川省作家协会编选.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411-4466-0

I. ①周… II. ①当… III. ①周克芹(1936-1990)—纪念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7490号

ZHOUKEQIN JINIAN YANJIU WENJI

周克芹纪念研究文集

四川省作家协会 编选

责任编辑 余 岚 奉学勤
责任校对 汪 平 程 川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9mm × 239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6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466-0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目 录

第一辑 听克芹

文学与农村题材	周克芹	003
坚持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	周克芹	007
在《讲话》指引下前进	周克芹	010
答《文谭》记者问		012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	周克芹	018
说“竭”	周克芹	026
深情地领受人民的鞭策 ——在“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大会上的发言	周克芹	031
八十年代农村题材展望	周克芹	033
感受·表达 ——农村题材创作琐议	周克芹	038
关于如何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通信	周克芹 周 冰	044
“创作自由”二题	周克芹	050
袖手于前，疾书于后 ——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	周克芹	053

一点感想	周克芹	056
丙寅说文	周克芹	058
“双百”方针与文学批评	周克芹	060
写在菊花时节 ——改革文学漫笔	周克芹	062
面对乡土的文学	周克芹	068
题外之谈	周克芹	070
再论深入生活的重要性	周克芹	073
创作终究得从头做起 ——答评论家邓仪中问	周克芹 邓仪中	077

第二辑 忆克芹

悼周克芹同志	马识途	085
怀念克芹	《现代作家》编辑部全体同志	087
我哭克芹	雁 宁	096
苦笑沉没	贺星寒	100
周克芹在生命的最后岁月	邓仪中	104
死者长已矣 ——怀念克芹	何士光	114
一本书与一个人	阿 来	119
高 地	谭 谈	123
暮春拜谒周克芹	蒋 蓝	126
把写作视为生命的人	傅 恒	130
矮纸千行写克芹	刘中桥	138

第三辑 论克芹

人生的道路

——评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洁 泓 147

反映农村生活长篇创作的新收获····· 胡德培 158

探索农村新人的心灵美

——评周克芹近年来的短篇创作····· 陈朝红 165

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张 炯 173

对变革时期农村生活的思考

——评周克芹的《桔香，桔香》····· 彭韵倩 183

谱写农村变革的“人心史”

——评周克芹的中篇新作《果园的主人》····· 仲呈祥 190

评周克芹的创作道路····· 田 原 冯宪光 197

周克芹创作的里程碑

——读长篇小说《秋之惑》····· 邓仪中 211

迷醉在伟大文学氛围中

——周克芹创作思想艺术溯“流”····· 徐其超 219

命运透视与雁式场序

——许秀云形象的叙述学分析····· 陈思广 231

对一种小说观念与书写方式的检讨

——重读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王春林 237

[附录]

周克芹自传····· 周克芹 247

周克芹简谱····· 蔡廷华 258

编后记····· 269

第一辑 听克芹

文学与农村题材

周克芹

这两三年，我省文学创作有了初步的繁荣，涌现了一批新作者、新作品。在揭批“四人帮”，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帮助人民认识生活、思考问题等方面，文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这些生活在农业战线，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写农村题材的作者，比起其他战线的、其他题材的作者来说，是落后了一些，步子是显得慢了一些。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四人帮”的破坏，有农村政策的“多变”，有对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的认识不足；此外，还有对属于文学范畴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比如说，要不要深入生活的问题。无可否认，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但是，不熟悉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去熟悉呢？过去，不少老一辈的作家，是非常熟悉农村的，而现在年轻的同志，相对地说，就不那么熟悉农村。在农村，有八亿多农民，比较而言，搞文学创作的人，总是少一些。农民搞起文学来，更难一些。当然，农民中有不少的优秀青年，他们利用工余时间进行创作；可是，还需有个培养和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比较长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对于我们国家整个经济政治状况的好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已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文学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同志，就有必要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生活，努力去熟悉自己比较不那么熟悉的农村生活，去探索农民的命运，农民的精神面貌的变化。

农村生活丰富复杂，人物多种多样。只有带着强烈的爱憎和感情色彩去熟悉、去理解，才有可能表现出这种丰富的生活，众多的人物形象。过去，老一辈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写农村的优秀作品，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宝库。但是那种不是以生活为依据，仅仅根据生硬的政治标签或“阶级烙印”去“套”出来的农村人物形象，人们是不喜欢的，可以说是厌恶的。那种作品，不但是城里的人，就是农民也一样不喜欢，一看是“农村题材”，读者就皱眉头、倒胃口，不打算读下去，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教训，把农民性格和感情简单化，模式化，把农村斗争生活写得枯燥乏味，千篇一律，五十年代是那样，七十年代仍是那样；老贫农永远在忆苦思甜，地主分子永远梦想变天，青年民兵终日着枪杆，干部党员开会动员……仿佛他们年年都干那些。而他们的理想、抱负，他们的欢乐、苦恼，他们的感情生活、心灵境界的东西，却是被遗忘了。

比如“许茂”这个人物，在农村是很多的，这种人的外表、外在表现，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也是很多的。但过去的一些作品，总爱把这种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放在对立面加以批判或嘲笑。我真有些不平。他是胜利地渡过了合作化那一关的农民，他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打扫着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灰尘；然而七十年代那些灰尘却在他身上堆积起来了，他矛盾、痛苦、失望，精神生活无比的痛苦……我在心里分析研究着这个人物，同情这个人物，于是，我写了许茂，这个可怜而又可爱的老头儿。

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农村，同农民一道奋斗，就会发现农民身上有着许多美好的东西，美好的心灵世界，崇高的道德情操。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美德，如勤劳、善良、聪慧、忍耐、克己等等，在农民中比比皆是。这些好的东西，可以激发文学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发掘出来，注入自己的美学理想，加以展现，一定可以写出深刻的真实动人的、如诗如画的作品。事实上，经过党的教育和新时代风雨的洗刷，具有传统美德的农村劳动人民的身上正在生长着一种新的精神素质。那就是传统的美德和我们党倡导的共产主义道德是那样真实动人地结合着体现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中，农民的家庭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中，青年人的劳动与爱情中……在最艰苦的年月，他们不丧失信心，不仅认为活着是美好的，而且总是努力争取生活得好一些。“文

化大革命”中不更是如此么？国家很困难，农民很困难，他们几经挣扎之后，依然用诚实的劳动和无私的行为，在田野上耕种、收获，吃得很少穿得很烂，而将汗水换下的农产品去完成征购任务，上公粮，支撑着我们的国家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年月。这样的人民，以及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是多么的值得写。

说农村生活丰富多彩，不仅是因为农村中有那么许许多多的丰富的人物形象，而且就农业问题而言，还有着不少让我们去思考和探索的东西。人们说，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社会生活发展得快，不断地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感到农村也一样，生活中有不少重大的课题，需要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去探求。在这种有益的探求和思索中，文学工作者将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相信，历史上不少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一定是同人民一起探求和思考过他们那个时代的重大社会课题之后，才为我们留下了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

三十年来，我们在农业问题上有着几经反复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需要思考的，有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来认识。文学是不能不涉及这些复杂的现实问题的。因为文学是人学嘛。农民的命运与三十年的历史分不开，时而道路平坦，时而却又曲折艰难。农村有许多政策，那些政策都很具体，甚至是走展不得的。那么文学是不是要去搞政策图解呢？我认为政策图解绝不是文学，但学习研究并运用政策却是应该的。我的体会，我们在农村生活，而不懂得现行的和历史的政策，那是不大好行动的。甚至说，一般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要懂得才行，那样，你在农村就会如鱼在水，你的文学活动所需要的养料就容易得到了。不懂政策，不懂生产，就难以进入农村生活的中心，就感受不到农民的心理、感情，以及他们的追求和向往。

文学不要去具体写政策，写生产过程，要写人，这是谁都懂得的常识。要写出几个具有时代特点和泥土气息的人物来，需要做出一些努力才行。就要熟悉农村的生活、熟悉农村中的人。

我不赞成粉饰生活，粉饰只能对党的事业有害，只能离间党和人民的联系。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教训深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也不同意那种把文学的“战斗作用”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对于生活的批判”的说法。无可否认，我们的生活中还有着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

我们自己的队伍中还有令人讨厌的官僚主义，这些东西要揭露和批判，尤其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去揭发和批判。但这不是文学的目的，而只是手段。

共产党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对于确实存在的缺点错误，不需谁来掩饰。向人民说真话，知心话，向党汇报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作家要起这个作用。农民生活中有困难，你硬说吃不完了，这是会贻误国家大事的。一部分农民富裕起来了，你硬说那是资本主义，要加以批判，那也只能破坏党群关系的。

我们需要真实的、但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政治倾向的作品，反对说假话、说大话的骗子文艺。文学要真实，要美，要引人向上，而不要虚伪，叫人颓丧。写“四害”横行造成的历史灾难，也要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出人民的精神面貌来，也要在悲壮的泪眼中见出崇高的美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是真实的。“四害”横行的年月，我们农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非常的艰难，然而，我们并没有倒下去。干部、群众、党员在极艰苦的情况下奋斗着，终于过活下来了。这是起码的历史的真实，要说不艰苦，那是不真实，要说苦而无法应付而绝望，同样也不真实。这是大多数人都有着的深切的感受。我生活在农村，不得不把这种感受写下来，记录下来，这就是那篇还很幼稚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当然由于自己政治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不高，致使这篇小说写得还不够好，还有着不少的缺点。

前不久，一位文学界的同志到乡下来，同我谈起他对农村题材的一些想法。他说：“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像我们的文学一样，农民问题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时刻想着农民，记着农民……”我赞成这些话。并愿意用毕生的精力去实践。

（《四川农民报》1980年1月7日）

坚持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

周克芹

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以后，许多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我的创作情况。我在这里就深入生活的问题谈一点体会。我在二十多岁时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说是特写更恰当一些），受到过一点好评。那时曾产生过一种错觉：写小说并不困难，是一件挺轻松的事情。但就在那以后，一连发表的几个短篇，读者不满意，自己也觉着不怎么样。我进入了写作的“苦恼期”。

我的“苦恼期”不长。一位文艺界的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诚恳地指出，我的头一个作品之所以看得过去，是因为写作之前有较长时间的生活积累、感情积累。由于年轻，经历的事情少，本钱不足，第一篇作品把积累花光了，第二篇，第三篇，不论思想或形象，都不过是第一篇的改头换面。我按照他的意见，认真地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得当时除了对“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为人民服务”等问题有一点粗浅认识外，印象最深刻的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生活中去。

回家务农之后，我生活在朴实、勤劳的农民群众中间，大家都很关心和爱护我。我先后当过生产队、大队、公社、区里的干部。二十年来，我随着家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走着。有时候道路是平坦的，有时候却坎坷而艰难。在这样的生活中，感受是深切的。常常要思考一些问题，当然也有过苦闷。使我始终不丧失信心的原因，是农民群众精神力量的影响，和自己对党对共产主

义事业的信念。即使在“四害”横行、国无宁日的年月里，我看到和感受到的，仍然是农民群众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他们朝朝暮暮地从事着艰苦的劳动，肚子有时候是饿着的，应该交给国家的那部分粮食却总是如数送去。他们在用默默无闻的劳动支撑着我国社会主义大厦，使城乡人民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在这样的生活斗争面前，我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要把农村中这些普通的男男女女的生活和斗争写出来。这期间，我学会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也读了一些书，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但是，更为主要的收获，是思想感情的变化——由一个小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一个深知“粒粒皆辛苦”的农民，又由一个农民成长为懂得一点革命道理的共产党员。

生活之路，就是我的文学之路。虽然艰苦一些，漫长一些，但得到的却多一些，深刻一些，因而也就牢固一些。我体会到，深入生活、积累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积累感情的过程。在“了解人、熟悉人”的过程中，要把几个人物的外貌特征、言谈举止描绘出来，不是太难的事；要熟知他们不同的身世、社会关系、经济状况、家庭琐事等等，也不困难。但是只有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感情的长期积累。农民在想什么，追求什么？他们的欢乐、忧愁是什么？要对这些体察入微，感情上和他们一致起来，同忧同乐，为着共同的愿望而焦灼而痛苦，和他们一道去奋斗……这些，不是拿着笔记本去采访所能得到的。

不久前，有几位正处于创作“苦恼期”的青年作者，问我怎样写出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们希望从我的写作中得到一点秘密。其实我什么秘密也没有，只不过是长期地同基层干部与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积累下一些与时代、与农民群众比较一致的思想感情罢了。

在农村生活久了，同农民为着共同的理想奋斗的时间长了，就会感触到农民有着美好的心灵和崇高的道德情操。勤劳、善良、聪慧、忍耐、坚强、克己等等美德，农民中比比皆是。这些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的美德，经过党的培植和新时代风雨的洗刷，正在生长出一种新的精神素质——那就是传统的美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结合。具有这种美德的人，就在我的身边，我热爱他们，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四姑娘、金东水、颜少春、吴昌全、九姑娘、龙庆等人物，他们在十年浩劫里的遭遇、苦恼、思索和奋斗，我自己同样遭遇过，只不过是程度与形式不同而已。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的源

泉，这话太实在了。

我生活在农民中间，不必拿着笔记本去采访搜集创作的材料，去找人介绍故事情节。那些人物就浮在我的心中。普通农民男女所具有的那种心灵的美，时刻在激发着我的创作热情。在农村，许茂这种人物是很多的。初看去，他们冷漠、自私，有的还公然咒骂“上级”。但是，在土改、合作化初期，他们却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为什么呢？是上了年纪脾气怪了么？在长期的相处中，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的政策出了偏差，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发现是痛苦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们可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没有注意这类农民所发生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却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应该认真地从政策问题上来探讨一番么？只有从改善党对农民的领导入手，才能使他们的心重新温暖起来。于是我写了许茂这个人物。如果没有这二十年的农村生活，我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个人的经历，作家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直接的经验，应该说是进行创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比那些凭道听途说或面壁虚构的东西要扎实得多。但是，如果认为个人的经历就能完全代表人民群众的生活，体现时代的精神，那就错了。个人的经验，不能代替群众的经验。个人的生活积累，比起深刻变化的社会生活来，总是显得微不足道。有些同志对我说：“你的农村生活底子厚实，现在又是专业作家，满可以坐下来写几部长篇了。”我不敢轻信自己，也不敢听取这样的劝告。有时候，我进城开会，离开农村十天半月，心里就感到有些不踏实，一回到乡下，就好像鱼儿又回到水中一样。生活在飞速地发展，过去的生活积累还得放在现实生活中去重新检验和认识，才有可能历史地、真实地表现生活和群众，作品的调子才能与时代的声音合拍，反映出大多数人的要求和愿望、欢乐和痛苦，作品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当我们已经深入生活以后，还要摆正自己和群众的位置。作家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群众的一员，丝毫不应有什么特殊优越感。如果群众一旦发现你有特殊化的表现，他们就会疏远你，而你需要的创作源泉也就枯源断流了，最终是一无所获，只好卷铺盖走路。

（《红旗》1980年第18期）

在《讲话》指引下前进

周克芹

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忘不了在五十年代刚刚开始提笔写作的时候，领导同志组织我们学习《讲话》时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心地十分纯洁，读的书、经的事，都不多，但强烈的翻身感、幸福感和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鼓舞着我们，我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人民。我们都自觉地以《讲话》为指南，指导我们去从事文学创作。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回顾我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及创作实践，我感到道路是有些曲曲折折，但自己没有离开《讲话》指引的方向，《讲话》的根本思想始终指导着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活动。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不必为了写作才去深入生活。我不习惯拿着笔记本儿去对哪一个农民进行采访。各式各样的农民就在我的周围，他们在想什么，有什么欢乐、什么痛苦，他们的希望、要求和忧虑，其实也是我的。长时期的共同生活，甘苦与共，就成了我的创作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在变化和发展的生活面前，我常常是首先站在农民的角度去看待那一切变化和发展。农民是热爱党、拥护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最根本的一点，他们有时也会不满意，那多半是对“左”的指导思想、瞎指挥、不正之风等；有时候，他们也不满足现状，年轻一代的农民除了物质的生活外，对精神方面的生活要求更强烈一些，这就给农村生活带来了新鲜、生动的气息。农民从来是不会“悲观厌世”的，

他们的“不满意”、“不满足”，常常是一种推动生活前进的力量。我感到，我们搞农村题材的作者深入生活，主要的是要深入到农民的感情生活中去，站在推动着生活前进的农民群众的行列里，把握农村生活的诗意、时代的脉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作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要做到这一点，是要经过努力的。这就是毛主席讲的：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通过思想的磨炼和交往，取得与人民的一致，与普通劳动者的一致，获得对生活的“总体观”。近几年来，有不少的青年文学爱好者问我，学习创作需要读些什么书。我回答说：搞文学创作当然是要读很多书的，除了读文学名著外，还须读些理论著作，而最好是认真地、扎扎实实地读一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定会使你感到十分有益，而且使你今后少走弯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切身体验。

（《人民文学》1982年第5期）